



现代批评之始
T.S.艾略特诗学研究
刘燕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32开
160页
3.00元

刘燕 著

现代批评之始

T.S.艾略特诗学研究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Criticism:
On T.S. Eliot's Poetics

现代批评之始

刘燕 著 | T.S. 艾略特诗学研究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批评之始: T.S.艾略特诗学研究 / 刘燕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0

ISBN 7-5633-5723-8

I. 现… II. 刘… III. 诗歌—文学理论—研究—英国—现代 IV. I56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069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20 mm × 960 mm 1/16

印张: 16.75 字数: 250 千字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2 000 册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引 言 重解“T. S. 艾略特传统” / 1

第一章 世纪回眸：现代批评之始 / 17

第一节 现代派诗歌之父 / 17

第二节 诗人批评家 / 27

第三节 T. S. 艾略特诗学特质 / 37

第二章 审美之维：本体论诗学 / 52

第一节 传统与个人才能 / 53

第二节 重写欧洲文学史 / 64

第三节 非个性化理论 / 76

第四节 客观对应物 / 88

第五节 T. S. 艾略特与新批评 / 98

第三章 文化之维：文化社会批评 / 111

- 第一节 宗教与人文主义 / 112
- 第二节 宗教、道德与文学 / 126
- 第三节 理想社会的建构 / 134
- 第四节 走向多元的文化批评 / 145

第四章 静止的花瓶：T. S. 艾略特与中国 / 152

- 第一节 T. S. 艾略特与中国古典诗学 / 153
- 第二节 T. S. 艾略特与中国现代诗学 / 165
- 第三节 T. S. 艾略特与中国当代诗学 / 202

结 语 T. S. 艾略特时代及我们的问题 / 227

附 录 “T. S. 艾略特在中国”研究论文索引 / 237

参考文献 / 251

后 记 / 260

引言

重解“T. S. 艾略特传统”

一、文学经典中的 T. S. 艾略特

在当代,一提起 T. S.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这个名字,人们立刻会把他与现代派诗人或宗教诗人、戏剧家、新批评家或道德家、文化保守主义者等一系列称谓联系起来。在一些人的眼中,他已成为一个时代高不可攀的象征,如 1954 年《生活》杂志载文声称艾略特为当时“世界上活着的最杰出的诗人”;英国批评家彼德·昆内尔的《英国文学史》(1973)把 20 世纪的文学活动期称为“艾略特时代”;有学者认为艾略特是与但丁、莎士比亚、乔叟、弥尔顿、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相提并论的文学天才,称其为“他

T.S.艾略特诗学研究

的时代最有学问的诗人”^①。可是,在另一些异议者的眼中,艾略特的辉煌却成为明日黄花,离我们生活的时代越来越遥远了,美国批评家休·肯纳以《庞德时代》(1971)概括了20世纪的文学成就,认为艾略特无法与庞德比肩;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一直与艾略特对抗的美国本土诗人W.C.威廉斯成为后现代主义诗人们尊奉的先师,最终取代了艾略特在现代诗坛的坛主地位;在解构主义批评家H.布鲁姆的《西方经典》中,艾略特的名字被驱逐出去;一些当代批评家甚至宣称要把艾略特扫进理想主义的垃圾箱。

从以上对艾略特所持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论断中,人们不难发现长期以来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两种传统的对立,以及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与下半叶后现代主义的对抗。种种对文学大师的不同言说或对文学经典的颠覆改写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的文化语境对艾略特形象的不同认识。而无论人们用什么样的赞誉之词或贬损之语来描述、阐释艾略特,我们都无法逃离这个笼罩了现代文坛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巨大身影,我们唯一可能做的事情就是,进一步认识清楚艾略特在现代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并在世界文学经典秩序中给予他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

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艾略特极不愿意批评家们评论自己,是一个善于戴上戏剧面具、伪装起来的人,甚至自诩为“老负鼠”(Old Pussom,一种非常机警狡黠的动物)。^②可他越是如此,人们越想了解和讨论有关他的一切,无论是那些晦涩难懂的诗歌,或锋芒毕露的批评,还是他鲜为人知的谜一样的私人生活。随着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艾略特本人也无法阻止自己成为现代文学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后人不断阐释、评说和注目的对象,在众说纷纭中呈现完全不同甚至矛盾的形象,以适应每一个时代或不同国家的文学要求和期望。这种情形正好印证了艾略特在1917年说过的那句名言:“现存的艺术经典

^① 琳达·瓦格纳:《T.S.艾略特》,转引吴富恒、王誉公主编《美国作家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17页。

^② 1939年艾略特出版儿童诗集《老负鼠讲讲世上的猫》(*Old Possum's Book of Practical Cats*),前言中的签名就是“O.P.”。1981年,英国作曲家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和作词家拉恩(Trevor Nunn)根据艾略特的《老负鼠讲讲世上的猫》、《大风夜狂想曲》(*Rhapsody on a Windy Night*)以及未出版的故事《魅美的猫》(*Grizabella*)等,改编出音乐剧《猫》(*Cats*),在伦敦上演,大获成功,至今为全球票房收入最高的音乐剧之一。其中的《记忆》(*Memory*)成为现代音乐中的经典名曲。2003年3—7月,《猫》在北京、上海演出。

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固有的世界文学秩序由于艾略特的出现而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改写了 he 之前的文学经典,而后来者也必定对他以来的文学秩序不断进行改写,用艾略特的话说,“这就是新与旧的(相互)适应”。^①对我们而言,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拥有的一份伟大的遗产,如同源自音乐剧《猫》中的那首著名歌曲《记忆》,永久地回荡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二、重解“T. S. 艾略特传统”

在崭新的 21 世纪,在全球跨入所谓后现代、后工业时代的今天,或者,在古老而崭新的东方国度中国,研究“T. S. 艾略特传统”对于我们具有什么意义呢?^②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借用一下艾略特本人的研究体会。在一篇有关《批评家和诗人约翰逊》(1944)的论文中,艾略特谈到我们不应该仅仅把约翰逊所写的论文看作是与我们实际问题毫无关系的古董:

它们的第一价值是那种对过去的研究应该提供给我们价值: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我们自己是什么以及我们自己的局限性,并且使我们更加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它们的第二价值是,我们可以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并且在此过程中努力使我们自己用作者的观点看问题,从而恢复某些已经从诗评中消失了的判断标准。^③ (着重线系原作者所加)

艾略特的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无论我们的文学研究对象是多么遥远的人物或“过时”的时代、多么渺小得不值一提的文学现象,这种研究都是有

① 《传统与个人才能》,载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 年,第 2 页。

② 中国现代批评家叶公超为赵萝蕤《荒原》中译本(1937 年)作序《再论爱略特的诗》,其中谈到艾略特的诗和诗学“已造成一种新传统的基础”,以奥登为代表的青年诗人“都可以说是脱胎于‘艾略特传统’”。

③ 《批评家和诗人约翰逊》,载《艾略特诗学文集》,第 237 页。

TS 艾略特诗学研究

价值的,因为任何一种传统并非“古董”,过去并未“逝去”,只要我们换一个视角进入历史,换一种眼光审视过去,它们就会不断地释放出鲜活的意义和价值,成为我们身上充满活力的一部分,使我们更加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意识到:“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谁?”如此,当我们换用艾略特的视角来看问题时,不仅可以恢复过去时代那些至今对我们富有启迪的诗学标准,而且可以把各个时期人类文化的优秀传统融汇到当代中,从而更深入地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了解当下各种各样批评视域的局限性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艾略特是一位很奇特的批评家,他有关批评的许多见解和提法完全可以用于他本人身上,而且恰如其分,与其诗歌呈现的“非个性化”风格相比,他的批评倒是非常具有“个性化”特征。如果不断地剥离或替换他批评文字中的各种说法,用之于说明他自己,倒不失为接近真实艾略特的一条捷径。在以上提到的这篇批评论文中,艾略特进一步指出:

彻底考察约翰逊的批评,首先必须研究 18 世纪的背景;其次必须研究约翰逊本人,但不是研究他的传闻逸事,而是研究他的其余作品,以及他的宗教和政治观点;最后,必须更加仔细地研究那些他加以考察的比较伟大的诗人的批评意见。^①

如果把这段文字中的约翰逊改为艾略特,18 世纪改为 20 世纪,这种批评策略同样适用于对艾略特诗学进行研究。本论著的研究理路也大致依此展开。第一章考察了作为诗人和批评家的艾略特,其诗学思想形成的智力背景和批评风格,并对 20 世纪现代主义诗学特质(如反传统主义、反浪漫主义、形式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做一概括分析,把艾略特诗学置此语境中来理解,两者可以相互印证、阐发。第二章从“审美之维”梳理艾略特早期的诗学本体论,阐明了传统与个人才能、反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感受的分裂与统一、逃避情感说、非个性化、客观对应物、结构情感、客观批评等重要的诗学观念及其内在关联。艾略特的本体论诗学开创了新批评的先河,这使艾略特成为 19 世纪传统诗学向 20 世

^① 《批评家和诗人约翰逊》,载《艾略特诗学文集》,第 236 页。

纪现代诗学转型的中介人,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第三章从“文化之维”审视艾略特后期的宗教批评和社会批评,涉及宗教与人文主义、道德宗教与文学、宗教与文化、语言与文化、基督教理想社会的建构等方面,艾略特提倡的多元文化批评理论在后现代主义诗学中得到了回响,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保存与交流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从前期“审美之维”转向后期“文化之维”,从注重文学文本的自律研究转到关注文化社会的他律研究,艾略特诗学既充满紧张探索的矛盾性,又有其内在一贯的逻辑性。最突出的一点表现在,艾略特试图通过一种具有张力的“辩证统一”的方式解决他那个时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在前期具体化为现代文学中出现的个人/传统、思想/感受、智性/情感、个性/非个性、主观/客观、理想/现实等二元分裂现象;在后期具体化为现代文明中出现的上帝/人、人/自然、精神/世俗、道德宗教/文学、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文化危机和困境。艾略特最终提出了把传统与个人创新、主观批评与客观批评、“文学性”与“伟大性”、“美学标准”与“道德宗教标准”等统一起来的“辩证诗学”。这一“辩证诗学”既体现了现代主义诗学对传统、历史秩序、结构、艺术形式、统一性等一系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不断追寻,也展现了艾略特本人对理想、和谐、真理、上帝、信仰等永恒精神的终极渴望。由此而形成的认识对我们理解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诸诗学之间的承续性和变异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正如伽达默尔所言“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本书经由对艾略特诗学的阐释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上,毕竟,解读“艾略特传统”离不开中国的视角。要进一步研究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以艾略特为主导的西方现代主义就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参照物。关于这一点,第四章“静止的花瓶:T. S. 艾略特与中国”探讨了以庞德、艾略特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关联与契合,并回溯了20世纪初以来艾略特在促进中国新诗走向现代化历程中所发挥的引导与激励作用,进而重新认识一度被推向历史边缘的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认识我们在接受艾略特的过程中存在的文化误读问题。这种平行比较的分析和瞻前顾后的反思可以让我们在一个更广阔的中西文化语境中读解艾略特,并由此增强中国当代诗学自我辨识和创造的能力。

对于艾略特及其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我们要记住的是庞德曾经不断

T.S.艾略特诗学研究

重复的那些话：“阅读他吧！”“我们越了解艾略特，那就好。”^①

三、20 世纪西方的“艾学”研究

自从 1915 年艾略特发表第一首诗歌，登上现代文坛，至今已有整整 90 年的历史。对于这位影响了世界文坛近一个世纪的重要诗人和批评家的研究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即“艾学”，西方涌现了一批颇有成就和权威的“艾学”专家。总的说来，“艾学”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20 世纪上半叶侧重艾略特的诗歌文本研究；下半叶主要转向艾略特的诗学与文化研究。^②简述如下：

(一)20—50 年代：诗歌文本研究

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荒原》等诗歌发表后，在英国评论界引起巨大轰动。反对者与赞赏者针锋相对，反对者一般代表着传统的文学审美情趣，面对艾略特那些无法理喻、令人生畏的诗歌恼羞成怒，他们无法接受诗中肆无忌惮的反传统形式，无法理解这样一位大胆褻渎时尚、勇于创新的叛逆者。大多数人觉得艾略特是在诗歌中卖弄“聪明”，喜欢搬弄典故。如：亚瑟·沃（Arthur Waugh）斥之为“醉汉”，称其作品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给当代诗歌敲醒了“警钟”；路易斯·昂特梅耶（Louis Untermeyer）认为《荒原》是“炫耀学问的招摇过市”，“里面的彩色碎片无法弥补整体意图的欠缺”；斯奎尔（J. C. Squire）在诗中发现了“一连串单调并且不断变换的场景，而这些又穿插着对文学史的回忆、过去诗人的名句和相互脱节的叫喊”^③。另一批反对者来自艾略特的故乡美国，早在 30 年代，Y. 温特斯（Y. Winters）就指出《荒原》是用混乱的形式来表现混乱的心理，不能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相提并论；^④诗人 W. C. 威廉斯在 50 年代写的《自传》中坚持认为《荒原》是诗歌界的“一大灾难”，它“就像

① Valerie Eliot (ed.), *The Waste Land: A Facsimile and Transcript*, London: Faber & Faber, 1971, p. VII.

② 参见张剑：《T. S. 艾略特在西方——艾略特评论史述评》，载《外国文学评论》，1995（2）。

③ 有关艾略特的评论观点参见：Michael Grant (ed.), *T. S. Eliot: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④ 参见 Yvor Winters, *In Defence of Reason*, Denver, 1947.

一颗冷嘲热讽的子弹那样击在我的身上。……我感到我们即将取得突破,正要接近一种新艺术形式本身的精髓——它植根于应该给艺术带来成果的地区,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艾略特把我们带回到教室里”。威廉斯提倡“地方性的东西是唯一能成为普遍性的东西”,以此对抗艾略特的世界主义诗风,极力开拓美国本土诗风。虽然威廉斯满怀怨恨地攻击艾略特,但他也和同时代的许多诗人一样,受到艾略特无所不在的影响和压抑。

艾略特的支持者大多为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艾肯(Conrad Aiken, 1889—1973)、刘易斯(Wyndham Lewis, 1884—1957)、阿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 1892—1962)和默里(John Middleton Murry, 1889—1957)等与他有着同样现代诗歌意识的年轻诗人,也包括I. A. 理查兹(I. A. Richards, 1893—1981)、燕卜逊(William Empson, 1906—1982)、利维斯(F. R. Leavis, 1895—1978)、E. 威尔逊(Edmund Wilson, 1895—1972)、C. 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 1906—1963)、泰特(Allen Tate, 1888—1979)、布莱克默(R. P. Blackmur)等学院派批评家和新批评家。这些主导现代文坛的诗人、学者、学院派批评家们以其诗歌创作和批评论著及时地呼应、阐发和推崇艾略特,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认识和认可。如庞德称赞《荒原》“证实了我们始于1900年的‘运动’及其现代实验的正确性”。艾肯说《荒原》的不连贯性恰恰是这首诗的优点,它具有“象征的层次”。理查兹(或瑞恰兹)则驳斥种种由于缺乏必要的阅读技巧而导致的迷惑和误解,论证《荒原》是第一流的诗歌:“他的诗歌不仅使人更加清楚、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他们的困境,而且通过这种认识所释放的活力又发现拯救心灵的激情。”^①威尔逊认为《荒原》对战后人们的精神绝望和空虚以及无政府状况作了权威表现,这位完美的诗人“迷住并压倒了整整一代人”。利维斯最初的诗学观是对艾略特的洞察和审美情趣的一种发挥和应用,《英语诗新方向》(1932)试图为现代派诗歌作辩护,并认为艾略特的诗歌成为了英语诗新思潮的代表;《再估价:英国诗歌的传统与发展》(1936)一书则将艾略特的批评方法和观点贯穿到英国诗歌史上,重新评价玄学派诗歌的历史地位。C. 布鲁克斯、兰色姆、布莱克默等新批评家们则把艾略特视为他们的鼻祖,从他那儿吸收了许多诗学观念,如强调批评的独

① 理查兹:《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70页。

T.S.艾略特诗歌研究

立性,诗歌的有机统一论和客体论,重视矛盾、含混、张力和反讽的运用,以及对17世纪玄学派诗歌的兴趣等。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泰特还是个大学生的時候,他就在美国南方“逃亡派”诗歌运动中介绍和宣传艾略特,其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深受艾略特的影响。

艾略特的巨大影响力持续到他创作后期的40—50年代,不同于早期《荒原》风格的《四个四重奏》再一次引发了批评界的争论。M.考利(M. Cowley)认为这首诗过分压制了感性和提供诗歌素材的自然世界,读起来像是选自某本“神秘哲学手册”;D.施瓦兹(D. Schwartz)认为诗歌中的大部分意象和措辞缺乏《荒原》首句所具有的那种新奇和独特感;G.奥威尔(G. Orwell)把艾略特后期诗歌的问题归咎于“题材的退化”;^①S.斯彭德(S. Spender)发现这首诗中的哲学和宗教思辨超出了诗歌的界限,是“一首不全是诗歌的诗歌”。可见,与早期情形类似,大多争论仍来自于对艾略特诗歌阐释的意见分歧,凭一己之印象匆匆下判断,显得不够成熟。不过,各种各样的论述激发了批评界对艾略特研究的持续兴趣。一些学者专注于分析“细读”诗歌文本,探讨了艾略特诗歌中的宗教信仰,从整体上评价艾略特的诗歌成就,为“艾学”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如:弗莱契(J. G. Fletcher)发现《四个四重奏》的题目“直接暗示着一种音乐结构”,应用了室内乐中“主题与变奏”、“对位效果”等手法。D.戴维(D. Davie)认为《四个四重奏》在韵律和意义上都有音乐的起伏。^②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所著《T. S. 艾略特的诗艺》(*The Art of T. S. Eliot*, 1947)以充分的论述证明《荒原》等前期创作是通向成熟完美之作《四个四重奏》的前奏,并用基督教模式来解释其诗歌的整体性。

随着艾略特在文学史上经典地位的确立,出现了不少有关艾略特研究的专著,影响较大的除了以上提到的海伦·加德纳的著作外,还有马西森(F. O. Matthiessen)的《T. S. 艾略特的艺术成就》(*The Achievement of T. S. Eliot*, 1958),他认为艾略特用自己的诗歌和文论使批评界重新认识到诗歌的本质,他作为一位诗人批评家将跻身于德莱顿、约翰逊、柯勒律治、阿诺德之列。休·肯纳(Hugh Kenner)的《隐形的诗人:T. S. 艾略特》(*The Invisible Poet: T. S.*

^① Bernard Bergonzi (ed.), *T. S. Eliot: Four Quartets, A Casebook*, London: Faber & Faber, 1985, pp. 245—246.

^② Bernard Bergonzi (ed.), *T. S. Eliot: Four Quartets, A Casebook*, pp. 245—246.

Eliot, 1959)将诗人的人格作为理解诗歌的一种途径,把《荒原》等系列零散的诗歌统一于作者的意识 and 心灵之中。在新批评所提倡的文本细读法的影响下,大量有关艾略特诗歌的诠释和导读入门书更是层出不穷。^①

不难看出,前期艾略特研究主要侧重对艾略特的诗歌、戏剧文本进行解读,大多是对诗歌内容的阐释和艺术技巧的探讨。其主要原因是艾略特提倡的“个性化”理论、重视诗歌而非诗人的诗学观在批评界仍占主导地位,批评家一时还未能跳出新批评仅限于学院的研究方法,视野显得狭窄孤立;另一个原因是诗人仍在世,研究者距离时代语境太近,不易认清置身其中的历史。因此,对艾略特个人生活与艺术创作、诗歌与诗学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成为一个空白,更不必说跨学科多角度的整体研究或比较研究了。

(二)60—90 年代:诗学与文化研究

艾略特对现代文学的巨大影响力由于他的去世日趋减弱。50 年代以后文坛发生了巨大变化,《荒原》已不再被视为先锋,而被列为经典;艾略特已不再“晦涩难懂”,而成为现代诗人的导师。1959 年美国诗人罗威尔(R. Lowell)出版了《生活研究》,标志着新一代诗人不再把艾略特奉若神明。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批评界,批评家对矛盾的统一性、含混、悖论、平衡、结构、张力等新批评术语已经厌倦了,力图寻找新的批评灵感和视角。对浪漫主义的学术兴趣重新活跃起来,学者们开始挑战艾略特所代表的新古典主义。一些后现代诗歌流派如英国的“运动派”和美国的“黑山派”等一致解构了艾略特主宰了近半个世纪诗坛的权威地位,各自把哈代和 W. C. 威廉斯所倡导的本土化和民族主义的诗歌方向奉为圭臬,这种强烈的“弑父情结”迎合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发展的需要。

但也正是在这种新诗学的促进下,“艾学”研究反倒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进展。批评界开始突破早期局限于艾略特和新批评的文本研究法,向两个方面拓展:一方面是以极其“个性化”的方式(如精神分析、心理学、传记学等)重新挖掘

^① 导读方面的论著有:德鲁(Elizabeth Drew)《T. S. 艾略特:诗歌设计》(T. S. Eliot: The Design of His Poetry, 1958)、B. C. 索瑟姆(B. C. Southam)《T. S. 艾略特诗歌选集学生指南》(A Student's Guide to the Selected Poems of T. S. Eliot)以及 D. E. 琼斯(D. E. Jones)《T. S. 艾略特的戏剧》(The Plays of T. S. Eliot, 1960)等。

T.S.艾略特诗学研究

艾略特的个人经验与其诗歌诗学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在现代主义、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广阔语境中,从哲学、政治学、意识形态、人类学、神话学、比较宗教、阐释学、现象学、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等多维视角重新估价艾略特的地位和作用,尤其重视解读其文本中从前被忽略的、潜藏的、无意识的一面,如逻各斯中心主义、后现代性、反犹太的种族偏见、道德伦理批评、多元文化批评等。

60年代以后,关于艾略特的研究资料有了重大发现。遗失已久的《荒原》手稿被发现于世,他的早期书信和诗歌、手稿被编辑成书;^①同时,一批访问录、回忆录和传记也相继出版。^②新材料为人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艾略特的复杂思想提供了依据,例如马戈利斯(John D. Margolis)《T. S. 艾略特的思想发展, 1922—1939》(*T. S. Eliot'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1922—1939*)与格雷(Pierce Gray)《T. S. 艾略特的思想和诗歌的发展》利用了艾略特编辑的《标准》方面的材料和有关人类学的论文,进一步分析探讨其曲折的思想历程。S. 斯彭德的《艾略特》则使用了作者自己与艾略特的交往经历。许多学者突破了艾略特的“非个性化”观点的束缚,把他的个人生活经验与创作历程联系起来,分析作家的个人声音、潜意识、恋母情结及其与女性的关系。在《艾略特的新生》中,L. 戈登发现艾略特与女友艾米丽·霍尔(Emily Hale)的不完满的爱情在他的精神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他与第一任妻子维维恩(Vivien)的不幸爱情也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她们使得艾略特理解了人类的空虚和堕落。J. M. 米

① 艾略特的遗孀瓦莱丽编辑出版了《〈荒原〉:原稿的复本和抄本,包括庞德的注释》(*The Waste Land: A Facsimile and Transcript of the Original Drafts Including the Annotations of Ezra Pound*, 1971)和《艾略特书信集,1898—1922》(*The Letters of T. S. Eliot, 1898—1922*, 1988)。1964年出版了艾略特的博士论文《布莱德利哲学中的知识和经验》(*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the Philosophy of F. H. Bradley*),其早期诗歌由C. 里克斯(Christopher Ricks)编辑为《三月兔的发现:1909—1917年诗集》(*Inventions of the March Hare: 1909—1917*),1996年出版。H. 加德纳编有《四个四重奏的写作》(*The Composition of Four Quartets*, 1978)。此外,剑桥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公共图书馆等建立了艾略特档案馆。艾略特与女友艾米丽·霍尔的私人信件现珍藏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按照艾略特的遗嘱,要到2020年才能启封。

② 艾略特的传记有:L. 戈登(Lyndall Gordon)《艾略特的早年生活》(*Eliot's Early Years*, 1977)及续集《艾略特的新生》(*Eliot's New Life*)、T. 夏普(Tony Sharp)《T. S. 艾略特:文学生涯》(*T. S. Eliot: A Literature Life*)、C. 比尔(Caroline Behr)《艾略特:生活和作品编年》(*T. S. Eliot: A Chronology of His Life and Work*, 1983)、P. 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T. S. 艾略特》(*T. S. Eliot*, 1984, 此书已有中译本)。据最近报道,一部由艾略特的亲密女友玛丽·特里维廉(Mary Trevelyan)生前完成的回忆录《拉塞尔广场的教皇》(*The Pope of Russell Square*)可能由费伯出版社出版,但鉴于艾略特的遗孀瓦莱丽还活着,此事正在商讨之中。

勒(James E. Miller)的《T. S. 艾略特的私人荒原: 驱逐妖魔》(*T. S. Eliot's Personal Waste Land: Exorcism of the Demons*, 1977)把《荒原》解释为艾略特个人生活的炼狱,这部作品成为释放作家个人焦虑和满腹牢骚的东西。吉德斯(Donald J. Childs)《T. S. 艾略特: 神秘家、儿子和情人》(*T. S. Eliot: Mystic, Son and Lover*, 1997)则认为艾略特在二十年来有关 D. H. 劳伦斯的写作中,千方百计试图把自己与他区别开来,并用一种心理病理学来解释劳伦斯,这恰好揭示了他害怕自己遭受“恋母情结”的焦虑,以及他第一次失败的婚姻中所发展出来的几乎病态的厌女症。作为受压抑的儿子和患厌女症的情人,像劳伦斯一样,艾略特也经受了痛苦的折磨。

大众媒体对艾略特个人生活的关注持续升温。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塞尔哈维电影公司推出了根据迈克尔·黑斯廷斯(Michael Hastings)的剧本《汤姆和维维》(*Tom & Vivi*, 1984)改编的同名电影。在这部由布雷恩·吉尔布特导演的电影中,维维^①被塑造成一个敏感、容易受伤而富有天赋的独特女性,她经常给予艾略特灵感,并在具体的创作中帮助他,她甚至毫不掩饰地说:“《荒原》的书名是我取的。”“我和汤姆一起创作了诗歌。”而艾略特则显得过分严肃抑郁,并且没有尽到丈夫应尽的责任,一辈子深受痛苦的折磨,郁郁寡欢,只好到宗教信仰中逃避灾难。传记作者 K. 西摩-琼斯(Karole Seymour-Jones)破例获许进入牛津大学图书馆查阅有关艾略特的私人文档,获得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信息。在他 2003 年出版的有关维维恩的传记《涂脂抹粉的幽灵》(*Painted Shadow*, 书名来源于艾略特的剧本《家庭重聚》,诗人把女人形容为“变化多端、令人毛骨悚然的涂脂抹粉的幽灵”)中,艾略特被描绘成一个对妻子残酷无情、极端冷漠的人;其婚姻生活纯属灾难,使维维恩受到的伤害相当深重,她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令人同情的女人,尤其是在一位情感过于冷漠、过于自我的文学大师的阴影下了却此生,而维维恩曾经对艾略特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无穷的灵感和帮助,尤其在《荒原》中可见一斑。K. 西摩-琼斯甚至认为艾略特是一个同性恋者和反犹太人分子,艾略特在法国留学期间爱上了法国友人让·维尔德纳尔(Jean Verdenal),并把《荒原》题献给他;艾略特的早期诗歌和散文中流露出对

① 即艾略特的第一任妻子维维恩。

犹太人的种族歧视。^①在一个解构主义盛行的年代,如此毫无顾忌地亵渎大师神圣形象的行为不足为奇,这似乎更能够满足人们的好奇心。

随着现代主义的结束,学者们力图把艾略特置于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语境(如象征主义、意象派、神秘主义等)中进行研究,尤其重视他与休姆、叶芝、庞德、弗·伍尔夫、乔伊斯、劳伦斯等现代主义作家之间的关联。^②S.施瓦兹(S. Schwartz)在《现代主义的起源:庞德、艾略特和20世纪初的思想》(*The Matrix of Modernism: Pound, Eliot 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1985)中认为艾略特接受了W.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梅农(Alexius Meinong, 1853—1920)、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等现代哲学家的影响,共同分享和发现了现代主义哲学与艺术领域中表层意识与深层意识、抽象与感受、主观与客观、心理主义与现实主义等二元对立概念,并试图通过诉诸统一性的艺术表现手法来弥补这种分裂。R.克洛福德(Robert Crawford)的《艾略特诗歌中的野人和城市》(*The Savage and the City in the Work of T. S. Eliot*, 1987)、N.哈格罗夫(Nancy Hargrove)的《艾略特诗歌中作为象征的风景》(*Landscape as Symbol in the Poetry of T. S. Eliot*, 1978)等著作考察艾略特诗歌中的意象和城市风景之间的关系。此外,批评界更加关注

① 有关艾略特个人生活与诗歌思想的论著参阅:穆迪(A. D. Moody)《诗人T. S. 艾略特》(*T. S. Eliot: Poet*, 1979)、R. 布什(Ronald Bush)《T. S. 艾略特:性格和风格的研究》(*T. S. Eliot: A Study in Character and Style*, 1983)、M. 吉德卡(Manju Jaidka)《艾略特对流行资料的利用》(*T. S. Eliot's Use of Popular Sources*, 1997)、M. 艾兰(Mowbray Allan)《T. S. 艾略特诗歌的非个人化理论》(*T. S. Eliot's Impersonal Theory of Poetry*, 1974)、E. 施奈德(Elizabeth Schneider)《T. S. 艾略特:地毯里的地图》(*T. S. Eliot: The Pattern in the Carpet*, 1975)等。有些论著涉及比较研究,如D. K. 伍德(Douglas Kellogg Wood)《逆时的人:N. 鲍德亚、艾略特、赫胥利和荣格》(*Men Against Time: Nicolas Berdyaev, T. S. Eliot, A. H. Huxley & C. G. Jung*, 1982)、D. 戈迪(David Goldie)《批评的差异:英国文学批评中的T. S. 艾略特和J. M. 默里》(*A Critical Difference: T. S. Eliot and John Middleton Murry in English Literary Criticism*, 1998)。

② 艾略特与现代主义关系的论著参见:L. 门南德(Louis Menand)《发现现代主义:艾略特及其背景》、H. 列文(Harry Leven)《庞德、艾略特和欧洲地平线》(*Ezra Pound, T. S. Eliot, and the European Horizon*, 1975)、M. L. 罗森瑟(M. L. Rosenthal)《驶向未知:叶芝、庞德和艾略特》(*Sailing into the Unknown: Yeats, Pound, and Eliot*, 1978)、S. 苏丹(Stanley Sultan)《艾略特、乔伊斯及其同行》(*Eliot, Joyce and Company*, 1987)、E. 萨瓦利(Eric Svorny)《“1914年的人”:T. S. 艾略特和早期现代主义》(*"The Men of 1914": T. S. Eliot and Early Modernism*, 1988)、L. 休尔特(Leon Surette)《现代主义的诞生:庞德、艾略特、叶芝及其秘密》(*The Birth of Modernism: Ezra Pound and T. S. Eliot, W. B. Yeats and the Occult*, 1993)等。